



那不勒斯的 九个月

ZHOUXIAOER · WORKS
周小尔·著

MY SOMNIVUM

没有永恒不竭的爱情
只有永远不变的对爱的证明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那不勒斯的
月

MY SOMNIUM
ZHOUXIAOER · WORKS
周小尔·著

© 周小尔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那不勒斯的九月/周小尔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9.9

ISBN 978-7-5470-0153-0

I.那… II.周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48827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165千字

印 张: 8.25 彩插: 8

出版时间: 2009年9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策划编辑: 苏 南

责任编辑: 赵鹤鹏

装帧设计: 余一梅

ISBN 978-7-5470-0153-0

定 价: 20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代序

为了忘却的纪念

罗迪

灰白色的天空好像巨大的容器，每次抬头看的时候，好像天地就那么大。

热腾腾的锅，咕噜咕噜煮着热辣的汤汁，鲜红的辣椒凑满一锅油汤，用筷子拨拨，里面有肉丸、脆皮肠、豆皮、粉条、白菜和土豆，还有硬硬的牛肉片，雾气中他一边笑一边吃着东西，当时喝酒了吗，不记得了。

那样一个人，他不紧不慢地说话，对待陌生人非常礼貌。他的头脑聪明，思维像咬合紧密地齿轮机械一丝不苟。他的笑浅浅的，带着干净、警醒的表情；他和愚蠢没有关系。他高而瘦，手臂上肌肉紧实，肤色健康。

四年前，他二十一岁。

吃完火锅的那个晚上，在出租车上他说了很多，他的过去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学校。他的语速适中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叙述条理清晰。他的过去有很多可说的，整个聆听的过程不会乏味。在他身边感觉没有任何紧张或陌生的感觉，肩膀没有靠在一起，但可以感觉到彼此身体的热气。九月的夜晚，依然潮

湿、炎热。

夜色中他的侧脸线条分明，被一个才认识了三个小时的异性这样看着不是一件舒服的事，但他并不在意。他转过头，又是一个微笑。很多人会喜欢这个笑容。

那晚从出租车上下来，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洗了个澡，躺在陌生的床上。这一切没有人看见。他用最舒服的姿势将自己深深陷入床垫里，那是一张沙发床，但他感觉不错。关掉灯，窗外清冷的月光照射进来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失去自己的睡眠，他做了一晚的梦。但他不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征兆。

那天晚上，他梦到了她。

屋子里空气很浑浊，厚厚的窗帘挡住任何一丝光线透射的可能。她打开灯，啪啪，昏暗中地毯上依稀有一些痕迹，没有打扫干净的痕迹。皱了下眉头，她不是太在意整洁，但她相信一切应该井然有序。她伏下身子，仔细整理起地毯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太阳穴突然急速跳动，全身的血液一瞬间冲到大脑里，耳边响起非常纤细的尖啸声，这个声音会持续一段时间。她闭上双眼。

很多疯狂的想法在眼前一闪而过，很多时候她想过一种疯狂的生活。冰冷，暴力，混乱，带有攻击性；眼神锋利寒冷仿佛一把尖刀。把自己喜欢的人装进麻袋里，他们昏迷的样子好像陷入很深的睡眠，洗干净他们的身体，每一寸皮肤都要干净。他们的脸，鼻梁，嘴唇，紧闭的双眼，睫毛，还有耳朵。这一切美得让人绝望。要知道这一切不会一直属于我们，他们总会被抢走，一些人，一些事，还有时间。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征兆，离开以后留下遍地狼藉。

她害怕一片狼藉的感觉。

他的唱片整齐地叠放在柜子上，她知道他喜欢音乐，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，否则怎么写作？另一边是书柜，他更喜欢阅读，喜欢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吞食的感觉，阅读是一个人的娱乐，所以他永远不必担心缺少搭档。他很爱写作，文字跳动到屏幕上的瞬间迅速死去，有些东西无法记录，虽然你可以把它们排列的很美。

他想写一本小说，断断续续，在小说里他一直寻找一个人，遇到了几个人，拒绝了一个人，忘记了一个人。他总是没法下定决心，和自己的战争让他厌倦。这样吧，不，还是这样吧，不行，这样那样都不行，做不到，没办法，然后睡不着，他逃开那张床，趴在窗口一根一根地抽烟，火星在夜风中若隐若现。

我们每个人都会死，在我们死之前我们不会太多去想这个问题。死亡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，但它是一个最通用的结局。没人会对此有所异议，因为生命被带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毛毛雨。没人会对自己的结局产生怀疑，因为我们都会死掉，我们每一个人。

这一切符合逻辑，这种推断没有漏洞。她仔细想想，的确没有。她走到房间的尽头，空气好像越来越稠密一样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一切干净整洁。她走过去，带着一种谨慎的态度，好像一只轻巧的小鹿慢慢踱进昏暗的森林深处一样。

就在那一个点，他埋下头，他看见她的脸，她洁白的皮肤被擦拭得非常干净，每一丝脉络都清晰可见。她的头颅就这样在他的手心里，像一朵花一样安静。

四年时间恍然大梦一场。四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已经像坏掉的怀表一样，被永远埋在时空废墟的尽头。

今年，他二十五岁。他写了这本小说，为了纪念，也为了忘却。有些东西文字无法记录，但依然会带来某些启示。写作和阅读不能拯救任何人，但还是能给继续的旅程带来一点勇气。

而她，在阳光的那一端，或多或少，得到了答案。

2004年9月，我认识了他。他学核物理，大学三年级。高而清瘦，聪明，整洁，自律。他借宿我家一晚，从此成为挚友。

2009年6月，我在轻度忧郁症中为他写序。我们彼此相亲相爱。

1.

这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。

收音机里女主持人的声音一入夜就变得气若游丝，令人昏昏然。不过以此种语调讲述冷锋过境时的万物凋敝，倒是拂去了人们心头隐约的悲凉。

“在这个温暖的时刻，一定不要忘记为你的家人、恋人和朋友送上一份祝福。它可以是一顿丰盛的大餐，一束鲜花，或者仅仅是一张卡片，一条短信。告诉他们，你爱他们，并且将始终陪伴在他们的身边。”

主持人喋喋不休。

他喜欢随身携带那台深蓝色的CD面包机，是好几年前二十岁的生日礼物，款式落伍。但还是每到一地，放下行李，便打开调频，和播音员交谈。当然，这种单向的交谈也可以叫做倾听，只是嘉羽坚持说，内心的回应是不必让对方听到



的，说出来的东西就像跳出池塘的鱼，并不能长久。如果广播里的谈资太俗套，他就切换到CD模式，用音乐取代言语的聒噪。他想，假若实在想表达，不如唱出来。

这会儿他站在房间里，棕色的家具边角都已破损，白净的床单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里，粗纹地毯泛出灰色，老旧的电视机是上个世纪的古董，还有厚重得足以杀死黎明的窗帘，只有空调令人满意——它兢兢业业送出暖风，用最轻的声音。有那么一会，他被这种标准单调的配置搞得晕头转向，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。

嘉羽一边推开窗户一边将毛衣拉链拉上。

干燥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夹杂着枯枝败叶的味道，他听到皮肤发出的劈里啪啦的声音。十三楼，天空像死去了一般。城市像栋巨大的澡堂，乳白色的雾气缭绕，通体透明的楼宇发出的光亮被悬浮的杂质漫反射，边界模糊，身姿臃肿。

他浑身上下散发出长途旅行的味道，霉味、烟味和油腻味，整个人像被泡在下水道里，呼吸困难。饥肠辘辘，他觉得自己是一只疯狂生长的蚕，迫切地渴望桑叶的芬芳，但疲劳让他宁可待在房间里，至少先睡一觉。

楼下有人在滑轮，一男一女牵着手小心翼翼地前行，身体毫无节奏地前后摇摆。女人的身体突然歪在一边，男人上前搭救，却双双摔坐在地上。笑声朗朗，顾不上疼。远处那辆车，闪着应急灯在停车场绕圈，从蛇形轨迹来看便知是新手。他想象驾驶座上是一位柔弱娇小的女子，转弯时常常因为打不过方向盘而手忙脚乱，才会练了一会就意兴阑珊地打退堂

鼓。嘉羽凝视着尾灯，光斑火红而微弱，仿佛将熄未熄的烟头。他俯身从箱子里摸出一包烟。

2.

三个小时前，嘉羽在发动机的轰鸣中醒来，头痛欲裂，这疼痛起源于左边太阳穴，爬过千回百转的沟回，到达右边大脑，仿佛一队人马在颅骨内轰轰地奔行。抬腕看了看表，距着陆还有半个小时，但昏睡使他错过了晚餐，空乘已经在预报地面温度。

窗外漆黑的天穹压向地面，一线光亮挣扎着，在大幕合拢前照亮了西山影影绰绰的峰峦。机翼下已是城市的边缘，孤独的高速公路像一束喷泉发散出去，融入了城市的经纬之中。农庄和田地七巧板似的铺了一地，细密的纹路早已模糊不清，但不难猜到那青黄不接的色调。再往前，光点密集起来，银色和黄色之间霓虹闪烁。渐渐出现后工业时代的迹象，钢筋混凝土建筑从土壤中生长出来，威力巨大的汽灯照亮成片低矮的厂房，兴奋得令人不安。

上小学前，他的家安在一座巨大的工厂里。这工厂被丢在荒僻的山边，到最近的县城也要坐长途汽车颠簸两个小时。工厂像一座独立王国，用围墙和铁索与四野相隔，而内部五脏俱全，学校、医院、剧场、百货商店一应俱全。当地的农民进不得城，工厂就是他们感受现代化的唯一场所。在年纪小



小刚懂得分辨优越感时，嘉羽就学会了趾高气昂看待围墙外的人，自己则是真正的城里人。甚至在入睡前，想到家属区被高墙环抱，楼房坐落于家属区，家在楼层深处，厚重的棉被安放在家里的床上，而自己包裹其中，心头就会涌上一股暖暖的安全感。安心地睡到天亮，将对黑暗的恐惧甩到墙外。

清晨的太阳在楼群间若隐若现，灰色的大院里渐有一抹金黄，晨练的老人三三两两散布其间，有一种辽阔的寂静。人们等待电流干扰声的忽然响起，四短一长的读秒声后，气宇轩昂的男中音宣布睡觉时间结束，北京时间到来，大喇叭准时播放新闻和报纸摘要，新的一天悄然开始。

母亲做好早饭就去上班，嘉羽翻身趴在窗台上，一边咬着茶叶蛋，一边迎接一天中最美妙时刻的到来。上万职工在朝阳下人头攒动，洪水般涌出家属区，漫过马路，又洪水般流进生产区，机器开动，马路对面在一瞬间震颤起来，而背景音乐依旧是广播里雄壮的主旋律。他每每被这样的场景震撼，捏着剩下的半个鸡蛋心潮澎湃，仅仅是万余人，就让一座城死去，另一座城苏醒。

多年之后，那间工厂倒闭，厂房地皮统统盘出去，王国分崩离析。母亲在那之前就去世了，父亲再娶，嘉羽进城上学，再没有回去过。


3.

一夜辗转，时差轻松地拨弄嘉羽紧张的神经。他翻身起床，打开音乐，灌下一杯凉水，大口喘气。拉开窗帘，外面仍旧迷雾重重，橘色的路灯将正在扫马路的环卫工人照得如鬼影一般。他决定出去走走。

两年前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他曾想到日后还会回来，会走在这条旧路上，只是似乎不该是这个季节。

在大学时代，他们管这条街叫“后门”，因为学校的后门就隐藏在路边几个巨大的垃圾箱后。后门很破，白色的瓷砖脱落得斑驳陆离，警卫也总是一副永远睡不醒的样子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站岗时靠在墙上用指甲抠身后的瓷砖碎片。晚上更是早早锁了门，进屋睡觉去了。与此情景极不相称的是喧哗的夜市，入夜后灯火通明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在炎热的夏天，烧烤和麻辣烫都毫不客气地盘踞在人行道上，鼓风机吹出的油烟和红色灯罩映出的光晕时时挑逗着人们的食欲。嘉羽和室友站在窗口拼命咽口水，在睡觉和夜宵之间艰难抉择，最终大都以翻门而出饱餐一顿告终。他们腆着肚子离开餐馆时，嘉羽总是意犹未尽地回望一地纸屑和永不知疲倦的食客，然后回味深长地说，这是生活最有感情的一面。


现在，他独自站在灰蒙蒙的后门，恍然发现高大的法国



左边有盏灯还亮着，勉强看得出这间平房暗灰色的外墙和朱红大门，多么熟悉的搭配。嘉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走近一步，再一步，一股电流贯通大脑——是那不勒斯！

梧桐已被大理石廊柱所取代，刻着校名的木牌换成了厚重的石碑。街道显然被彻底改造过，两边的店铺被拆得片甲不留，整齐的地砖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快餐店，明黄色的标志照亮了半条街。

还是口渴，他要找一间便利店。寒冷令膝盖发麻，身体



颤抖不止，嘉羽觉得头重脚轻，好像有什么淤积在脑袋里，必须得到释放。他整了整衣领，又蹲下系紧鞋带，嘴里数着一二三，然后飞快地向前跑去。空气在流动，发梢拂过耳际，发出细碎的声音。他跑过光秃的树干、打烊的商店、壮观的垃圾堆，四肢回暖，双脚也恢复知觉，有汗从毛孔渗出，刺得皮肤隐隐发痒。一种甜甜的气味弥散开来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又急促地吐出来。停下时，发现自己已到了街角。

左边有盏灯还亮着，勉强看得出这间平房暗灰色的外墙和朱红大门，多么熟悉的搭配。嘉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走近一步，再一步，一股电流贯通大脑——是那不勒斯！在一条面目全非的道路，这间酒馆竟然幸免于难，真不可思议。那种感觉就像扫除时清理碍眼的故纸堆，却意外发现多年前的情书，虽然字迹模糊不辨，但依然很开心地再次拥有。

嘉羽走过去，发现门已上锁，一个货摊孤零零摆在外



面。要了瓶水，付钱时瞥见一部电话机，上面闪烁着时间，凌晨五点。他接过零钱，犹豫良久，摊主问他还有什么需要的，他应了一声，说没有，便转身走开。

她还在睡觉，等天亮吧，天就要亮了。

4.

梅纹离开播音室的时候瞥了眼墙上的钟，时针指向五，分针正不紧不慢地划过十二，秒针机械地转动，不发出丝毫声响。在这样的 work 环境中，除了主播的话语声，任何声音都是严格禁止的。她隔着玻璃向导播挥了挥手，门便在身后悄然关闭了。沿着走廊，和每一位擦肩而过的同事打招呼。大楼里永远是匆匆的身影和干不完的工作，仿佛一个封闭的容器，置身其中，根本无法感到时间的变化，纵然有时钟做参照，却时常担心不经意间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已经飞转了一个世纪。

走进电梯，梅纹久久凝视镜子里自己的面孔。那是一张劳累过度的苍白面孔，双眼通红，血丝像树根一样从虹膜边缘扩散开来，眼神被惨白顶灯覆盖，更显得暗淡无光。有细小的皱纹爬上眼角，细密交错，她仿佛看到自己的青春从这些细缝中流出，并且被瞬间风干。头发随意堆放，懒洋洋地贴在脖子和肩上，还有几丝因为静电而滑稽地翘在半空。她无力再去想象卸妆之后的情景，同时又感到可笑，曾经瞧不起化妆的她，曾经坚持要永远素面朝天的她，才几年光景便要向时间低

头了。

真的很快，天亮后就是她的二十五岁生日，她却甚至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天的到来。距离上次许愿真的已经过了一年那么久了么？

梅纹发现自己已经全然忘记去年生日的愿望。

旋转门无休止地转动，即使在万物沉睡的黎明之前，它将梅纹从温暖的大厅带入刺骨冰冷的空气里。她浑身一哆嗦，下意识地裹紧大衣，联想到刚才在节目中轻描淡写地介绍天气时是多么虚情假意。她是否还自作聪明地提起过全球变暖，并说严寒是对暖冬最好的拨乱反正？真是不可理喻。

坐进车里，将空调温度调到最高。这个时候城市空荡得像另一个星球，街道比平日宽阔许多，是最为静谧的时刻。梅纹望着后视镜里远去的大楼，楼顶硕大的“浮声”的霓虹灯逐渐缩小，终于成了两个暗蓝色的圆点。我就是漂浮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声音，成千上万的人伴着我的声音入睡苏醒或者失眠，他们从未见过我，却牢记我的声音。梅纹想到这里，一丝责任感油然而生，毕竟，她认为自己是热爱这份工作的，她愿意一直这样下去。她踩下油门，在黄灯变红前闯过路口，朝着方向飞驰而去。



5.

嘉羽冲了澡，换上暗红的衬衫，裹上黑色毛衣和风衣，从箱子里翻出一条浅灰色围巾。在温暖的美国南部，这样的行头是毫无必要的。他习惯穿着人字拖和宽大T-shirt游荡在校园里，四处与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闲聊，细腻湿润的空气包围着他，让他感到自在。此刻，他站在几万公里外的一面镜子前，拨弄还有几分潮湿的头发，发现人们最大的快乐和忧郁原来都来自时空的交错，如果他不离开，如果他仍活在两年前，生活会一如既往地带给他慰藉和成就感，而且或许对于她，也是更好的结局。纵然时空无法扭转，故事总会在新的起点重新发生，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，他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好好练习微笑，尽管有些苦涩，但那是必要的。

夜幕挣扎着从东边天际撕开一个裂缝，浓雾还未散，车辆缓慢地爬动。嘉羽在7-Eleven要了份早餐和热咖啡，咖啡怎么尝都像是一杯糖水，甜腻地融化了力量，只是恰到好处温度让他感到活力。第一列轻轨驶出站台，乘客寥寥，嘉羽决定出发。

两年间，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。嘉羽望着窗外陌生的风景，对这条全新的线路将要带他去的地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。陈旧的住宅区换成造型前卫的写字楼，楼间的缝隙阴郁逼仄，交通灯低矮而慌张，红黄绿三种颜色在玻璃幕墙上漫